

# 九十岁了，我还在“养育”着我的童年

金波

书里书外

最近常常忽然想起我已90岁了，也常常感慨时间过得这么快。记得我80岁时，出版过一本《点亮小橘灯——金波80岁寄小读者》。现在我又要出版一本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了。10年过得太快了，快得让人心里发慌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做的工作少，与外界联系少，养老生活趣味少，这样，时间就显得过得快了。

可是，我转而一想，不对呀，新的养老生活，还是有新的体验啊！我的生活新体验是：

一，我过的是很闲适的生活；  
二，我过的是爱思考的生活。  
先说说我过得很闲适。

我退休很多年了，还住进了养老院。入住之前，我做了些准备，带来了想读的书，带来了昆虫网，带来了蛭蚓笼子。闲适就是过悠然养心的生活。朋友知道我的喜好，有的送兰花，送水仙；有的送乌龟，送小鱼。一旦养起来，还很忙。因为我面对的是生命，就多了些责任心。就拿养乌龟来说，我发现它爱吃蜗牛，所以一下雨就去捉蜗牛。后来，一块儿养老的居民都帮我捉蜗牛。自从我养了乌龟，红烧甲鱼这道菜，我是不吃了。冬天养水仙，我很上心。遇上大晴天，没风，有阳光，我一定把水仙搬到室外，冻着它晒太阳，叶子就不会疯长。到了春节，水仙开得正好，我照旧搬到室外，放



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：金波著；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到高台上，供大家欣赏。有人拍照，发到网上，招得不少人来赏花。我还采来牵牛花的种子，冬天种在花盆里，一冬都有盛开的牵牛花。那段时间，我拍了照，发给朋友看。我感受到了显摆的自豪。特别是养冬蛭蚓，白天一叫，四邻都听得见。晚上，它不叫，我睡不着。我养花花草草乌龟蛭蚓，养出了感情。有了感情就有了思想。想到这些生命，活得很自由舒适。我把自己的生命联结上了它们的生命，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增加了价值似的。这里我要补充一句：我的小鸟龟养了6年，死了。它的甲壳，成了我的小物件收藏品。

说到小物件收藏，这也是我闲适生活的丰富内容。我收藏过砚滴。我小时候学习写字，就羡慕人家用砚滴滴水研墨。学习写字伴随着雅玩，好像又过了一次高贵的童年生活。我还收藏了一段“树抱石”。那是我看不够的收藏品。一想到几百年前，一段树根抱着几块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起长大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；

几百年后，被我收藏，我收藏的是克服苦难，是坚定不移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感动。如果说这是闲适的生活，这种闲适让我享受到了美感，同时激发了我的思考。

再说说说我的思考。  
我总觉得我的这种闲适生活，让我回归童年了。回归童年，不仅仅是记忆的复活，也不仅仅是怀旧，不是简单地记得童年的故事。我觉得回归童年，是对童年的再体验，再认知，再发现。生理上的童年也许无法恢复，但心理上的童年会不断地被发现，被思考，被丰富。我是在探索童年，发现童年。我的思考童年，是生命的延续，是对人的天性的认知。

我是在用“老年”养育“童年”。我从事儿儿童文学创作近70年，对童年的感受和认知是逐渐清晰和深入的。这使得我的生活不断地丰富起来，变得更有趣味。我甚至这样想过，一个人如果一生都保持对童年的思考，一定会获得一种生活的新鲜感。童年的每一天都是新的。童年的世界永远在显示着新的美好，让你快活，让你惊喜。

我在周围的老人中间，被认作是个快乐的人。我的快乐来自和孩子们的交往。我与孩子的交往，给予我的生命另一种色彩。这色彩是明亮的，开阔的，我想起蓝色：晴空的颜色，大海的颜色。人们称赞我们：你们从事儿儿童文学创作的人，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。我想这所谓特异功能大概就是“孩子缘”吧！一种彼此的终生亲近感。

就说我在《小朋友的礼物》里所讲的那三个孩子：一个几乎要把三四粒小饼干送进我嘴

里的幼儿园小朋友，一个当着我的面打开夹心饼干，让我自己取着吃的小男孩，还有那个送我食品让我拿回家吃的五六年级的女生。三个送我食品的孩子，食物不同，送的方法不同。我忽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在思考：他们表达的感情都是真诚的，但他们分别用了纯真、简便和周到的方式。

再讲一个故事。我还遇见一个小娃娃，大概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，她看见了我，叫了我一声“爷爷”就跑了过来。没过几天，在院子里，她又看见了我。我们的距离只有五六步远，她又是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又跑了过来。这次我注意到了，她看见我，无论多么近的距离，她总是跑过来见我。我很感动。因为她跑过来的姿态告诉我，她见到我是惊喜的，是意外的，是幸运的。（但是，我很惭愧，我竟然想不起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。）我还想说另一个让我思考的问题。有一次，一个成年人问孩子们：什么是爱？孩子们说出了各种答案，其中一个孩子回答：“当你叫到我的名字时，我感觉很安全。”我为这个答案震惊了，多么简洁，多么坚定，具有多么丰富的内涵！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孩子的答案。

在我进入90岁的年龄，我表达了很多新的感受和感悟。无论是闲适，还是思考，都是围绕着童年抒发的。从此，我意识到了当我们的年龄不再是童年时，童年并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有20岁的童年，40岁的童年，60岁的童年，80岁的童年。如今，我拥有了90岁的童年。我一直在“养育”着我的童年。  
我一直认为，童年是我灵魂的岁月。



《引回风》：李敬泽著；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毕飞宇

回风与马力

“引回风”，三个字，不常见，它来自李敬泽。“回风动地起”，“回风”来自大地，也来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或者说，来自李敬泽的童年。2025年，敬泽做了一个决定，把遥远的、兀自盘旋的“回风”给“引”回来，这就有了《引回风》这本书。

——李敬泽又出新书啦。新瓶里装的其实是陈酒，是过往几十年的一本随笔自选集。“自选集”，我还不知道吗，就是从《A》里抽出a，《B》里抽出b，《C》里抽出c，然后呢，出一本《abc》。大部分人都这么干的，我也是这么干的。所以说，拿到《引回风》之后我并没有打开它。——俺都读过啦。

其实我没有读过。对我来说，《引回风》是一本新书，虽然最早的篇章远在1994年就写成了。敬泽出生于1964年的1月11日，我出生于1964年的1月19日。19岁的那一年，我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差不多就在走进扬州师范学院的那一刻，我开始写诗了。我喜欢诗，但是，回过头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通过自己的笔改变命运的渴求呢？有的。敬泽是16岁走进北大的，这个踌躇满志的少年渴望不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我估计不会。

一眨眼我们就30岁了。30岁，我已经小有成就。敬泽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一直在“晃悠”。等到他终于不“晃悠”，开始做文学批评，他大量地、没完没了地阅读中国当代文学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，还有和我年纪相仿的一大批新锐小说家。敬泽最终拿起笔来，目标只有一个，为他人鼓、为他人呼。敬泽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而高兴。老实说，作为敬泽的同人代，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还没有得到过李敬泽的评论呢，谁没有因为李敬泽的评论而醉里挑灯和抓耳挠腮呢？李敬泽爱惜所有的才华，他就是一把手电，照亮着别人。他愿意别人好。他不能接受任何一点才华从他的身边消逝。

但手电也许会为自己而亮。请允许我想象一下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个黄昏，敬泽从什刹海游泳上岸，咏而归。夏日的风吹干了他的长发，他走进了一家理发店。他让理发师把他自来卷的长发剪去了，短发让他清爽。他决定，从明天起，不仅做一个评论者，也要做一个写作的人，关心本我和自我。就此，他浩荡的才华终于有了确凿的和向内的去处。这一写就是30年。

按理说，写到我们这个年纪，不该再扯什么“才华”之类的冬烘话了，可我还是要说，敬泽的才华真是太好了。他语言的组织性和建构性让他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写作者。他的文字洋溢着无尽的驱动，然而又不是直线的和迅疾的，相反，迂回得很，有时候甚至会很慢。阅读李敬泽经常使我想起内蒙古大草原上轰然的马群，马群汹涌，它们在驰骋的时候时常大规模拐弯。纷乱的、数不清的马蹄是劲爆的和放纵的，然而，因为内部的协调，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从容，是洒脱无边。敬泽的文字里有一种极好的东西，我把它叫作马力。这马力不是来自1000匹马力的引擎，它就是1000匹马。

阖。相比于给出短平快的结论，作者的笔调是舒缓的，思想是迂回的，或许意在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历史洪流的激荡。

总体而言，作为一部聚焦于地质与生物学的科学史经典，《时间的发现》同时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成长。它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：科学的要义到底是一劳永逸地给出终极真理，还是保持对自然永不枯竭的好奇？自然的历史浩浩汤汤，流淌至今，而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天关于宇宙起源的争论，竟仍能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遥相呼应。这提醒身处现代的我们：保持谦卑与开放是多么重要。今天我们深信不疑的许多结论，在未来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下，是否也会被改写？科学的魅力正是在于它永远不自满，永远在探索未知的边界。

当然，这本书不仅是在讲科学，更是在讲文明。它让我们看到，人类之所以伟大，就在于能够运用微渺的理性之光，去照亮那个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远超我们生命长度的浩瀚时空。请翻开这本《时间的发现》，它会让你在每一次仰望星空、每一次俯察大地时，都能听到时间流淌的声音。



《时间的发现》：斯蒂芬·图尔敏、琼·古德菲尔等著，张卜天译；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## 于文明的印记中看见来路

刘石



《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》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；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身”，探索诚正修身、涵涵品德与家国抱负、天下情怀的物我合一，力求个体生命在社会担当中的价值实现。

书中的12个关键词各具妙韵。例如“阴阳”，简洁的二字，凝练了世间万物相辅相成之理，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抽象至极致。又如“家国”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不仅体现一种递进的人生追求，也蕴含深刻的类比关系。12个凝练的文化符号，如同薪火相传的精神火种。失此精神根基，便如无根之木；怀此文化气韵，方能以滚烫情怀，扎根厚土。

中华文化精神中的宇宙哲思，为我们提供了深邃的精神滋养；社会责任，培养了人们的家国情怀；修身之道，为个人的价值观塑造和精神成长树立了道德准则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基因。

全书探究中华文明的哲学星图、社会经纬与道德光谱，于现代语境下，赋予中华文明优秀因子以新的价值，也有益于促进世界文明互鉴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、教授。此文为《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## 序与跋
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写武陵人偶入桃花源：“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”志者，记也。有了印记，则可寻来时之路；失去了印记，便只能如李白笔下“却随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”，陷入茫然之境。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立于世界舞台，必有其来时路。来时路，乃成长之路、奋进之路、成功之路，承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与文明传承。中华文明的精神印记，正是来时路上映照行人的“风光物采”。

中华文明宛如静默流淌的江河，其精神基因蕴藏在文化典籍与世代传承的习俗风尚之中。中国人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，如空气般浸润于日常生活的角落。此般“日用而不觉”的文化特质，恰似春雨，无声无息而滋养万物。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之训诫，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”之警醒，“长太息以掩涕兮”之悲悯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之担当……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遗产，构筑起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，内化为中华儿女血脉中的文化自觉。

《孝经》有“立身行道”之语，宋儒张载有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之论。立心，偏于

形而上的哲思；立命，侧重形而下的事功；立身，强调生命个体的修为。此“三立”犹如三足，构成了中华文明这一磅礴大鼎的坚实基础。从宇宙哲思，至社会责任，再至修身之道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价值框架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。

“立心”“立命”“立身”，也是本书结构的关捩。篇一曰“天道”，阐述古代先哲对宇宙生成的认识，对生命育育的思考，剖析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想。篇二名“治世”，考察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，解读古人的治国方法和致用策略。篇三为“修

假如有人问：“你怎么确定，世界不是5分钟前刚被创造出来的？”你可能会觉得荒诞可笑。但事实上，这是哲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。这一问题背后，隐藏着更加深刻的诘问：我们如何确信那些我们未曾亲历的“过去”，是真实存在的？

在今天，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，地球有46亿年的高龄，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。这种将时间尺度拉长至亿万年计的“深时”概念，早已深入人心。然而，常识并非与生俱来。在人类文明漫长的“童年时期”，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往往是静态的。无论是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东方哲思，还是对永恒秩序的西方追寻，都倾向于将自然看作已然完成的画卷。江河山岳，草木鱼虫，似乎亘古皆然，永不变易。

那么，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开始为自然“编写历史”呢？

由科学哲学家斯蒂芬·图尔敏与琼·古德菲尔德合著，知名科技史家张卜天翻译的《时间的发现》一书，正是揭开这一思想史谜题的一把钥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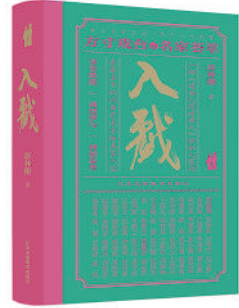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并非一部枯燥的科学编年史，而更类似演绎“时间之发现”的宏大思想戏剧。作者先用相当篇幅回顾了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静态自然观：西方人一度相信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0多年，此后物种便固定不变；东方的智者或许更重变化，却也同样囿于循环与命定的世界观。漫长的岁月里，自然周而复始，似乎并不怎么需要历史。

谁能想到，转变的契机不在形而上的杳渺云端，而就在脚下坚实的大地之中。

根据作者的描绘，18、19世纪地质科学引领了这场精彩的“破壁之旅”。当早期地

## 一曲未尽 一生入戏

袁振奇



《入戏》：彭林刚著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彭林刚先生毕生浸润梨园，且与众多戏曲艺术家相识相知，他的新书《入戏》自有难得的深度、广度和温度。他用49篇纪实散文，讲述了50位戏曲艺术家的故事，讲他们对戏曲艺术的卓越贡献和不懈追求，讲他们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，生动展现了艺术家起起伏伏的艺术人生和难舍难弃的家国情怀。

这些散文的叙事不拘一格，或是“全景式”描绘，或是选取人生的精彩片段和感人瞬间。有的以“我”作为叙事主体，如回忆录和访问记等，将亲历亲知、亲见亲闻写得亲切自然，表达了作者的深情和敬意。即使是一些客观的记述，如艺术经历、艺术成就等，也绝非简单而冰冷的履历表，必是始末周详，娓娓道来。艺术家充满酸甜苦辣的故事，牵动着人们心底深处的喜怒哀乐，让人与之共情。

开卷第一篇《只有香如故》追忆程派第一传人新艳秋。这位老人绚烂半生，风雨流年，晚年归宿江苏，依然不做闲人。作者数度登门求教，她殷勤待客，示范纠错，不厌其烦。文章充满晚霞般温馨醇美的色调，为我们保存了一位年近百岁老人的留影余响。昆剧大师张继青晚年布衣素裹，却依然心系舞台，为昆剧繁荣发展操劳不息。作者曾以《琴挑》唱腔请教，她却坚持自己先做功课才能授业于人，精力专注之时，竟忘了锅中煮的毛豆已经烧焦。作者把这些暖心的瞬间，都定格在自己的笔下。

其实，在戏曲艺术界，广植桃李，无私授业，早已蔚然成风，许多名家大师在功成名就后，仍以传承为己任，直至死后而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《江南红菱正艳》记录了京剧名家黄孝慈临终授徒的故事，她备受癌症煎熬却强自挣扎，每日将弟子招至床边，坚持把代表作《红菱艳》完整地传授下去。在昏迷多日后，她醒来了，眼前是家人和学生们，环顾四周，提高声音唱出最后一句台词后驾鹤西去，这是一位艺术家对人世充满悲情而又壮美的告别。

长达800余年的中国戏曲艺术，在岁月的淘洗中形成了珍贵的结晶，戏曲的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，京剧武行出神入化的表演，更为人们所欣赏和赞叹。作者在书写周云霞、周云亮兄弟的故事时，择取了各自最精彩最扣人心弦的片段，把他们身怀绝技、风华绝代的形象展露无遗。

京昆之外，还有同样精彩的地方戏。扬剧三大流派的开山宗师高秀英、金运贵、华素琴，出身寒门，在火坑泥潭中打滚，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。她们创造性的艺术成果，成了流派的魂，镇剧的宝。像这样奋发有为、开宗立派的艺人艺术，是扮腔戏曲天地的绝佳风景。作者移笔锡剧标志性的名家倪同芳。她演出甚多，获奖无数，退休后，履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责任，要把最好的艺术留给后人，其弟子现多已开枝散叶，卓然成才。

作者自幼是戏校大院的孩子，因父母与戏结缘，习艺是“业余”的，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自学苦旅，现在已成艺跨京昆的名家，并在多年默默笔耕中，成为剧史学者。一部匠心之作，不仅内容要有特色，而且也要讲究形式，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，图文并茂，赏心悦目，平添几许审美快意。

## 新书上架



《背影(三)》：马未都著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作者以记录完成告别，留存时代变迁中的个体际遇，为当代社会留下一份厚重的记忆文本。



《矮纸闲草》：王必胜著，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回顾了当代散文30多年来的演变脉络，对散文文体特质展开理论研究，对散文创作现状作出评论分析。

读书
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  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